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五經總類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 宋刊巾箱本

孔安國尚書序

杜預左傳序

按每半頁二十行行二十七字簡端有音景定建康志書籍門載五經正文有四曰監本曰建本曰蜀本曰婺本此本惇字以上諱皆缺避廟

字不缺字體行格與婺本重言重意尚書周禮相似疑是宋光宗時婺州刊本秦刻卽從此出但每半二十行爲十八行耳

大易象數鉤隱圖一卷尚書軌範撮要圖一卷毛詩正變指南圖一卷周禮文物大全圖一卷禮記制度示掌圖一卷春秋筆削啟微圖一卷　明刊仿宋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

陳大夫爲撫之期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教之之叙既已創關試院以奉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職講肄者編

類爲書刋之於學以敎諸生訓肙言嘗掌敎於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衰俾參訂焉既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余且曰六蓺之文浩博若欲削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願因其舊庶得以亟稱賢大夫善敎之意余題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銓次有舛誤者是正之而已凡得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葢嘗論之自漢儒章句傳注之學行而士之道學

益不明逮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原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寔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瞻觀之間遂以爲聖人之經盡在於是者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爲之華藻槃帨者邪其不見斥於覃思幽眇者幾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爲書不無意也觀者宜深思之乾道元年正月甲子左承議郎新除行在將作監丞

苗昌言序

右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陳森左朝散郎通判撫州軍州主管
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濤左文林郎撫州
州學教授毛邦翰學正徐世聞學錄危幾安龔
廸吉州學經諭吳翼飛黃松年崔崇之唐次雲
李自修趙元輔編
顧起元序 萬曆四十二年
昔陽二鄭先生六經雅言圖辨八卷 明抄本
宋鄭厚鄭樵撰 甲科府教許一鶚家藏甲科府
教方澄孫校正

章氏手跋曰此此係明人手鈔於本朝廟諱暨至
聖諱均不之避向爲杭葦甫盧抱經兩先生所
藏葦甫先生曾手自校正上層丹筆所寫各條
是也今書賈陶鼎元從盧九先生處購得之攜
至邁溪見售獲置案頭奚啻球璧用綴數語於
卷末以誌欣幸時道光庚戌七月二十日也瓜
纑外史章燧

案此即　四庫所收六經奧論之原本也樵事
迹詳宋史本傳厚字景韋樵從兄也紹興五年
進士官至知湘潭縣著有藝圃折衷及此書見

福建通志攷厚樵皆在朱子之前不應引用朱

子語錄當是後人集藝圃折衷及通志諸論而

題此名耳

明本九經排字直音前集一卷後集一卷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書類

論語集解十卷日本舊抄本　述古堂舊藏

魏何晏集解

何晏序

案書中遇晏字俱缺首筆語字亦然豈避日本

諱耶每卷終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末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鋟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兩行又有學古神德楷法日下缺二字上一字似是逸字書一行正平係日本年號詳翁氏海村跋

卷首卷末俱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記

黃氏手跋曰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有高麗本此見諸讀書敏求記者也記云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於公之仍孫似遵王之言甚的矣其實不然余向於京師遇朝鮮使臣詢以此書并述

行問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書余尚未之信頃獲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鏡補舉正平年號問之海村云其年號正平實係日本年號並非日本國王之號是其出吉野僭竊其國號曰南朝見日本年號遂據此則書出日本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爲高麗鈔本耳是書向藏碧鳳坊顧氏余曾見之後歸城西小讀書堆今復散出因亦以重價購得展讀一過信如遵王所云筆畫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原有查二瞻詩一紙

併黏附卷端茲命工重裝入冊記其顛末如此

己卯中秋五日丕烈識

翁氏手跋曰己卯初夏郡城黃蕘圃先生出示舊鈔何晏論語集解筆畫奇古紙色亦古香可愛此書平曾於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見其目云遊海道蕭公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之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者末云正平甲辰五月吉日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平以高麗史海東諸國記考之俱無此號後見日本年號箋知正平乃日本割據之年號也考日本九

十六世光嚴天皇丙子延元元年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五十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自稱後村上院天皇甲辰是正平十九年當日本九十九世後光嚴天皇貞治三年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夫海外之書槧本寫本所見亦有數種雖格式各國不同若行間有注字則惟日本所獨也朱竹垞跋吾妻鏡所謂點倭訓於旁譯之不易是也是則此書斷為日本所寫無疑不僅紀年之符合也平曾有日本著書

目然所見不得十一近日宋槧及宋元舊寫本日少一日此書實係舊寫況又來自海外正遵王所云書庫中奇本而平亦得其實其奇幸甚幸甚翁廣平識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魏何晏集解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邢昺序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邢昺序

論語筆解二卷 明刊本

唐昌黎韓愈趙郡李翺著

許勃序

論語拾遺一卷 明刊本

【宋】潁濱遺老蘇轍撰

自序

論語全解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祥道撰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勿辨蓋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无問无應不廢一言不與萬物同患此特恃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

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衡權之上輕重或差予奪勿明其賞不足以爲榮其罰不足以爲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未起由辨議无問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隨分而應不必屢告而詳說之大抵君子之敎人欲

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仁義而已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得之則會其所閒有者矣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𥝠不足之再求不悅之季路聞理而不得叛率為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直諸口耳之間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詳然而孟子之世許子之言盈

天下孟子思欲拒詖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故其爲言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焉而已矣

論語集義二十卷 舊抄本

宋朱子撰

朱子序 乾道壬辰

朱子跋 淳熙庚子

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 宋刊本 明周九松舊藏

宋朱熹集註

讀論語孟子法

論語序說

孟子序說

每卷後有音攷

案每葉十四行每行十五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卷中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朱文長印周良金印朱文方印

論孟集註攷證十卷　舊抄本

宋仁山金履祥述

論語孟子之書六經之外聖賢之遺言皆在焉

自漢以來儒者爲之訓解專門名家者固已衆矣微辭奥旨猶或未著至於集註之作而始明自朱子之有集註而門人高第以及私淑之徒又皆爲之疏義若黄氏之通釋祝氏之附録蔡氏趙氏之集疏纂疏相編而出極其旨趣而敷繹之然至於攷證之修而後備按朱子之後四傳而爲仁山金先生先生承師友之淵源博記廣聞講貫眞切積其平日之所得萃爲此書其於集註也推其意之未發佐其力之不及以簡質之文達精深之義而名物度數古今寔事

之詳一皆表其所出後儒之說可以爲之羽翼
者間亦採摭而附入之觀之時若不同寔則期
乎至當故先生嘗自謂朱子之忠臣夫忠臣者
固不爲苟同而其心豈欲背戾以求異哉蓋將
助之而已矣斯則攷證之修所以有補於集註
者也先生既歿三十有五年得其學者惟許謙
益之符以師說講於諸生而藏其書於家躬自
脩正以俟知者其傳於時也寔自淛東憲司經
歷張公而始初公既獲其書於許君覽而善之
以爲不可以不傳惟鋟諸梓則其傳也廣而遠

教學者先生之鄉校也既嘗刻其通鑑前編之
書矣因以畀郡侯管君思監使并刻之侯乃捐
其俸屬劉倅賁以其費不足則繼之以學廩之
羸越三月而板成夫見善而知以為善鮮矣知
其善恐其泯沒而不傳者為尤鮮不私諸已汲
汲焉思廣於人以為務孰能若是乎繼自今以
往是書大行學者讀而有得焉皆公之賜也公
名仲誠字信卿為人廉直剛正敬尚儒術而篤
意於風化凡事之害於學校者必深疾而力去
之苟有益焉又樂為之如此嗚呼豈獨是書之

幸斯文之幸也并志之以爲序至元三年歲次
丁丑孟秋吉日文學掾中山李檀謹序
皇帝聖旨裏婺州路總管府經歷司至元三年
四月初十日抄錄到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
經歷司案驗該准經歷張登仕牒呈謂誦孔孟
之微言但窮其義稽程朱之集傳當究厥初切
見金華名儒許謙師承仁山先生金履祥著述
論孟攷證名一部傳於高弟源其所學始從魯
齋王文憲而登北山何文定之門寔出勉齋黄
文肅以傳晦庵朱文公之學發明洙泗之統緒

謝求伊洛之淵源茲欲勉勵後人可不發揚先
哲如將仁山先生論孟攷證行移有司借工鋟
梓誠爲有裨世教牒請照驗施行准此仰抄案
呈路將見存論孟攷證付本路儒學繕寫録梓
以淑後人先具依准呈司蒙此合行具呈本路
總管府照驗施行須至呈者至元三年四月初
十日
正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管者思監
承務郎婺州路總管府經歷王思齊婺州路總
管府照磨程琪監刊路吏余傳承行路吏金玉

繕寫汪觀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抄本 汪啟淑舊藏

元王充耘撰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宋刊十行本

漢趙氏注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道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疏

孫奭序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明刊九行本

漢趙氏註宋孫奭疏

孫奭序

孟子解一卷 明刊本

宋潁濱遺老蘇轍撰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余允文撰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眞儒也冠圓履方孰不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而後信於人目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

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孔子術儒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唱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斯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爲無眞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漢荀卿大儒也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異哉其所爲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泰伯鄭君叔友皆一

時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公則
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
逮乎罵夫溫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
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議誚不卹
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詆訶古人而追悔不及
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
知非而詆詆而駡者殆猶煙霧翳興時焉蔽之
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
心術仁義之道盆泯於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
議而辨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

曰尊孟辨俟有道者就而正焉隆興紀元初春

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續辨序曰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予以李鄭二子名位勳業之卑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決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乂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

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
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以常語不
作孰爲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
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涉
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
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
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
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
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
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

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
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
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
陽毋自欺齋書

大學章句一卷大學或問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中庸
或問二卷宋刊本　明關九松舊藏

宋朱熹章句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案行款與論孟集註同

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舊抄本

宋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聖人一貫之道在易大學中庸大學中庸雜於禮書自漢以來諸儒未有能識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寔始挈而出之於是孟氏子沒後數千百年不傳之道統粲然復明於天下偉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書言高旨遠辭密義微讀之者固未易窺其涯涘自考亭四書出學者奉持信受如讀成律或莫知

其何爲而出何爲而入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耶前魁彥喻黎先生宿德峻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爲已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明之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 下缺

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君體釋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中之

禮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元刊元印本 季滄葦舊藏

[宋]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第講解有可發明註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閒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强陪於穎達公彦後祇不韙爾過大方之

家則斯疏也當在所削後學趙順孫書

引用書目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卷中有振宜之印朱文方印揚州季氏朱文長印滄葦朱文長印季振宜讀書朱文長印

四書箋義十二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元豫章後學趙悳箋

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

見秦滅學捐經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
五百餘年而五星聚奎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
旦然後萬物形形色色元氣之燦然者復著善
觀物者觀此足矣或者又欲出新意立異說如
小兒强解事嗚呼何不生嘉祐前斯道閉蟄晦
冥之際人孰得而知之余病此久矣故有以說
經售於時者輒俛弗敢晲非弗晲也以爲天下
無二道則聖人必無兩心辭不待贅也友人鐵
峰趙君　惪　雅是余言一日過以所輯四書箋義
示余閱未及竟共而曰是非余所病者頃辱教

胄子諸生持一編書曰語孟旁通余愛之令熟復曰是能羽翼傳註毋忽今君所箋甚似而理趣過之遠甚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豈妄售經說者比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偏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粗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夫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之歲龍首甲子陽午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拜手書於箋義篇端

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

人之意譬如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註脚然其書中凡所引援證據或有攷於註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峰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遂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具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且是編一出使家素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閱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

是書益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
聖人之意而深造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
苟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
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
定元年甲子九月望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
番陽李粲拜手書

韓文公嘗謂儀禮難讀以其於六經中爲難讀
也余謂六經無難讀惟四書爲難讀耳彼尋行
較墨而書自書人自人者勿論有能虛心涵泳
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

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眞履
實踐對是書而不愧作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
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
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
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
讀之之際不免於凝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
也是難讀之外又有難讀者焉新吳鐵峰趙先
生嘗以其難而爲憂也於是即凡集註之所援
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註者開卷瞭然無復
凝滯而何難讀之有哉余讀書於肖堂陳氏館

知先生之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鋟諸梓以公諸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謹書

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註之義也余嘗帥四書几問有叩之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迺曰大學敘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何云余則瞿然未知所對或又曰陸績母斷葱必寸掾以親故受拜辱之名請語其事則

語焉不詳吁此夷時鹵莽其學而又患在芸人其困宜矣知困然後能自强則猶可也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益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几昧於傳註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辯必由博學是箋也膚譾豈能罷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朏豫章後學趙悳序

揅經室外集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紀遺一卷

宋趙悳撰悳乃宋之宗室博學工文宋亾遂隱居南昌之東湖因號鐵峰是書載朱彝尊經義考此從元泰定間刊本影寫宋時儒者闡發四書之功爲多趙氏此書一遵朱子章句集注所載一事一言必詳考其本源而各箋義於其下箋義之後繼以附錄附錄之後繼以注疏纂要宋淳熙已酉以前學者確遵舊注自是以後幾不知注疏爲何物矣此冊載朱子論孟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

博矣惪亦以四書之學必先觀注疏而後知朱子發明之精因作纂要其所論說本末兼賅使章句集注之義豁然無遺較之杜氏之旁通熊氏之標題有過之無不及也曾翰稱其二十年之功力纂箋成帙李粲稱其由是而知朱子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道洵不誣矣

新編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舊抄本 汪韓居舊藏

元臨江蕭鎰編

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辯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自為書觀者難於歷攬念未有集之者天朝取

士以經疑爲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强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爲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偏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反約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售鄉闈策名天府矣則吵逆吵之敵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文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脊歲月修刪之凡五百四十問七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

爲之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如撞鐘者以
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
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耳是書
之集本爲舉子觀攬之便然由是而得其義則
於窮理盡性之功爲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
矣泰定甲子日南至臨江蕭鎰季南金甫書
含藏叢述序曰異時經義賦律之學之盛凡一
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
於技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
長月盛顧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閣束者四十

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賢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日不暇給於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爲子弟而十五六之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歉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徼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游也亦天也爲妍爲傑往往於季課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妍傑之彪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爲經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

遂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嘗貢於鄉旣而以漏字黜識者惜焉君獨益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可已

中秋前三日長沙季存謹書

會蕞續抄序曰余在榆蕐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敘言其續稿嗟乎月西其以余眞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眞無窮物我眞無問而爲學之律亦格例

始定此其爲百世之師也月西其闢風而與者數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顧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爲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於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荏苒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於空荒晻靄之域以至此幽閴無聊薢岂可者一笑則撫掌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爲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當盡吾知月西眞能學顏子之學而爲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

意千載之上而者不足

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祁陵冷掾季存謹書

目後有泰定丁卯春仲虞氏務本堂一行

張氏金吾曰凡四書互義五卷論語七卷大學中庸各二卷孟子六卷注薈蕞者鎰所自作注自修者則龍江歐陽蒙所作也互義者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故曰互義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見日知錄蓋沿元代經疑舊制經疑者辨別疑似或闡義理或用考證非融會貫通迎刃而解者不能此互義所爲作也所采凡朱子張宣公謝諤黃榦陳淳輔廣陳傅良陳孔碩蔡淵陳埴眞德秀葉味道蔡模一十三家大率以朱子之說爲主而以已意貫穿之於四子書頗多發明勿以場屋之書而忽諸千頃堂傳是樓兩家書目俱著錄經義考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止載八卷殆未見足本歟

讀大學叢說一卷讀中庸叢說二卷讀論語叢說三卷讀孟子叢說三卷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著

張氏金吾曰讀四書叢說八卷按元史本傳載謙四書叢說二十卷盖本黃溍所撰墓誌銘也經義攷云未見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四書叢說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盖世已久不見全書矣是本凡大學一卷論語三卷中庸孟子各二卷合八卷首尾完整並無闕

佚洵希有之書也惟與元史二十卷之數不符

或經後人合併歟

大學章句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一卷朱子大學或問重訂輯釋通義大成一卷中庸朱子章句重訂輯釋通義大成一卷中庸或問重訂輯釋通義大成一卷論語集註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二十卷孟子集註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十四卷四書章圖隱括總要發義二卷新刊重訂輯釋通義源流本末一卷元刊本

通義大成元新安道川倪士毅重訂輯釋新安

東山趙汸同訂鄱陽克升朱公遷約說新安林
隱程復心章圖莆田後學王元善通攷後學鄱
陽王逢訂定**通義總要**林隱程復心了見**校經**
進源流本末松塢門人京兆劉用章輯
重訂姓氏
凡例源流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暨顏曾思孟
傳心之要舍是無以宅求也孟子沒聖學湮晦
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
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

往聖之遺蘊作爲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
至理於皦日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
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
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
於是取于朱子平日之所以語學者并其高第
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註文之左眞氏有集
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
編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
辯論之際未爲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審覽者
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架屋下之

屋疊床上之床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録於本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盈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略者又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皆足以磨刮𦤎者之蔽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和寔從游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蓋稔且詳迺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僝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輯釋學者由是

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復慮其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卽舊本重加正是覈前益加精密徵余敘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爲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迺敘而書之以志卷顚云時至正丙戌長至後七日新安汪克寬謹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孝經類

孝經四卷　明刊本

元吳澄注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爲代者先生即南還今年夏來廣陵郡學訪道諷經者日至恆往受業焉恆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

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

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即張霸僞古文書也東晉梅賾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眞孔壁所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

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温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葢温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辯也而刊誤姑據温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恆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竊

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爲爾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爲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于至當附入已見補其不足畀文肄之恆於是

借觀舊槀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稺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懇再三請乃許旣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爲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幷記於其後云大德癸卯十月甲寅朔門人河南張桓記

孝經正義三卷 明宣德刊本

唐元宗皇帝御注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御製序

邢昺序

孝經大義三卷 明刊本

宋 祁陽董鼎注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

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彞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藏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蔑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人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

壹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元宗開元勅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幷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啟元宗無禮無度

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應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盍嘗有志彙集諸家傳注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其高第董眞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

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黃君季亭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爲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敎導而充大之悠悠茲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

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敎爲敎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月前進士武夷熊禾序時大德之九年也

樂類

樂書要錄三卷　東洋刊本

唐武則天撰

揅經室外集是編唐書藝文志著錄十卷宋志

卽未見闕佚久矣此日本人用活字版攟印僅
存卷第五第六第七三卷其中所引古籍如月
令章句五經通義三禮義宗信都芳删注樂書
蘇夔樂志皆世所罕覯未嘗不藉是以存其崖
略至所列旋宮之法十二相生之圖尤足以備
參考則天尙有紫宸禮要十卷當時與此幷行
今亦未見其書矣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朝奉郎前尙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臣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

講同詳議修制大樂臣胡瑗奉聖旨撰

按通鑑仁宗景祐三年二月詔胡瑗阮逸較正鐘律蓋以李照樂穿鑿也至皇祐二年閏十二月詔詳定大樂局其鐘弇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已而果然然則羲叟審音出胡阮一等矣何以當時不令羲叟同定樂哉此書閣鈔本姑錄之以俟倫蹟耳時萬歷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書于奉常公署青常道人誌

嘉熙己亥良月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

之名山者也末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志
頒降歲月平生每見承平故物輒慨然起敬恨
生不于其時乃錄藏之一切倣元本無毫釐差
伯玉識
安定先生文昭公與阮屯田所定皇祐新樂圖
記直齋陳先生于一百九十七年之後見其書
以爲承平故物慨然起敬至于有生不于其時
之恨輒錄藏之又後九十一年壽民得其書而
錄之而敬藏之爲幸多矣大元天歷二年四月
旦日靑城吳壽民書于郭西小舍

三山陳先生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　宋刊本　建安楊文敏公

舊藏

宋　陳暘　撰　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沖

校勘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濤一文軌

真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

廣淵克肖四聖至于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

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

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

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

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
體聖意作爲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
士臣暘作爲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宗時
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
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
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俟岐送以樂書一編
且以書抵菑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
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
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樂驟而語志可
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之有

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昭兆不足爲古璀斝紀甗不足爲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益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壹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

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矣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撫久矣慶元庚申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尚書禮部近准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勅中書省禮部侍郎兼侍讀實錄修撰趙挺之劄子

奏臣聞六經之道禮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
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通之士莫能盡
也臣竊見祕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百卷
貫穿載籍頗爲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
亦著禮書講閱古今制度洲盡元祐中嘗因臣
寮薦舉蒙朝廷給筆札畫工錄其書以付太常
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旣多無力繕寫以進臣
欲乞依祥道例特賜筆吏畫工三五人寫錄圖
畫進獻如蒙聖覽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
道所著禮書同共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鈔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勅中書省臣寮上言伏論奏乞朝廷量給紙札及差楷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道錄進禮書未蒙降勅指揮方今朝廷講修治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方成用功精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緣上進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一二人付祥道處併圖錄進以備聖覽必有所補取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

奉聖旨依奏內指書許差三人畫工一人須至
公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牒
朝散郎員外郎許幾　朝請郎員外郎宋景
郎中闕　侍郎闕　朝散大夫權尚書兼侍讀
豐稷
吏部尚書臣執中等一十九人同議竊聞近降
朝旨令講議司臣寮詳定樂制其陳暘所撰樂
書二百卷元係朝廷特給筆札許繕寫進呈於
四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送臣等看詳臣等竊謂

朝廷講明制作之時而暘獨能考古按經不牽
傳注之習積年成書獻于朝廷有補治體欲乞
朝廷察其勞效特加優獎以爲多士之勸所有
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更乞送講議司令知
音律之人相度施行詔從之
勑宣德郎守尚書禮部員外郎陳暘先王制作
之文隕缺兆嗣後世湮汨寖日益微紬繹先生
雜言之以爾學博聞多識說有法究觀樂律本
末該明擯斥諸家考證六藝成書甚富衆論所
稱若進厥官以爲爾寵毋忘稽古服我茂恩

進樂書表曰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上文明六經之旨同歸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日必若稽於大猷固豈小臣所宜輕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襲而相　文質從宜爲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秦漢而陵遲樂謝夔襄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謍上下何幾更乖旋律之宫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爲和奏或悅俗調爲雅音二變興而五序愆期四淸作而中氣爽應欲召和於天地其道

撫綏思饗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故稽度數以
適正省文采而趨則勿用夷以亂華嗣俾哇而
害雅息諸儒好異之說歸大樂統同之和自然
百獸舞庭符虞帝九成之奏四靈覽德顯周王
六變之功恭惟皇帝陛下席弈世積累之基御
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雨露威讋四夷之
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萬物盛多
將畢入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君
子而後成與治同興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
精博才昧變通黽勉父兄之義方鑚礪聖賢之

彝訓夷考治世之成法紹復先王之舊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益少閉孫敬之戶餘四十年廣姬公之書成二百卷人多嗤爲傳癖世或指爲經癡自信皓首而不疑孰意近臣之過採囊章朝奏俄閤在於宸衷筆札屢歎靡遐遺於瞽說雖無裨於國論庶有紹於家聲私竊爲榮居惭浮賞敢擬倫於玉爵甘並質於瓦甌仰瀆離明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儻垂乙夜之觀一得不遺願贊太平之化臣所撰樂書并目録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一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德郎秘書省正
字臣陳暘上進
自序曰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
治者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
厚三代而下以刑政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
其操術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然遠覽獨觀昭
曠之道革去萬蠹鼎新百度本之爲禮樂末之
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
典章文物一何煥歟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
序慨然有志禮樂上副神考修禮文正雅樂之

意既而就禮書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祗遹先
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議焉臣兄
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
之極功闕一不可也比雖籠絡今昔上下數千
載間殆及成書亦已勤矣顧雖寤寐在樂而精
力不逮也屬臣其勉成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
敬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未克有成先帝擢寘
上庠陛下升之文館積年于茲著成樂書二百
卷曲蒙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
兄弟以區區所聞得補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

爲榮幸可勝道哉雖然纖埃不足以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貧河海之深亦不敢不盡心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三才之道參和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冲氣運而三宮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數度數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過此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爲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爲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爲本也故不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况

後世泯泯棼棼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文本末湮滅殆盡心達者雖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敎而無徒後世之士雖有論譔亦不過出入先儒臆說而已是以聲音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經不明也臣之論載大致據經考傳尊聖人折諸儒追復治古而是正之囊括載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三部其書冠以經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鄭也經義已明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聲八音和矣然後後發之

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人道性術之變
盡於此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其何以
行之哉是故循乎樂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
之義天下以寧焉然則樂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繇是觀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
之贏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
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
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
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是兩之也
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

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傳之說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闢之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岐齔過庭之時先君樞密蒲以經學且語之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小戴二鄭去今遼遠群儒互相抵牾迄無成說吾鄉二陳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搉事辭於湮沒之餘訂正制度於殘缺之後　爲之訓詁爲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

官南北未克斯志朅來假守盱江退食之暇閱
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
旋裼襲於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覩聞其子弟從
林簿游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本
岐　是不　自喜見平生未見之書且得
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要削
去二變四清之說尊君華國以爲不刊之典眞
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之領袖也是不可不並
行於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失之
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紳游目

擊於禮書之日久厭飫而自得之矣是書之成
岐嘗朝焉夕焉以爲進學之地使人三復而玩
味之心不苟思必依於禮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樂充之於氣而和平見之於行而篤敬形之於
語嘿進退而無非僻乖戾之習庶幾有補於來
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陳岐謹
跋
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氏上自
皇王以至我宋本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
分以三部屛去四淸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書凡二百卷建中靖國初

寫以進儲之秘府久

而未彰　陳先生本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

令子沖　以廣其傳子沖自惟末學豈足以

窺前賢之閫奧隨文繹義補鈌訂訛不敢不盡

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文而亡其圖非蕪陋之

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廸功郎建昌軍南

豐縣主簿林宇沖謹書

案此宋刊元修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一

字版心有字數卷首有建安楊氏家藏之書八

字朱文長印葢明正統中大學士楊榮藏書也此書明時其版尚存南監見古今書刻然明印斷爛不堪每卷缺數葉此書完善無損元時初印本也林宇沖字通卿福建侯官人之奇從子也紹熙四年進士以學行名鄉里士多宗之官至將樂丞

三山陳先生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明人藍格鈔本

宋陳暘撰迪功郎建昌軍主簿林宇沖校勘

楊萬里序慶元庚申

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禮部牒

吏部尚書奏

詔勅

進樂書表

樂書自序

陳岐跋 慶元己未

林宇沖跋

